

持续体与未完整体的类型学思考

陈前瑞 Vittorio Tantucci

摘要 Comrie (1976) 体系统中持续体的有无充满争议。Bybee et al. (1994) 认为“没有一致的持续体语法语素类型”，Chappell (1992) 和 Hintz (2011) 分别认为汉语的“着”和盖丘亚语-yka 是持续体的例证。本文认为这两个持续体的例证都可以分化为结果体、进行体和未完整体功能，非惯常意义的状态意义可视为未完整体功能的一种用法。未完整体意义应与词汇手段表达的惯常体、广义的结果体和现在状态功能区别开来。英语进行体构式早期具有多种用法，其状态性用法应视为广义结果体，进行体与完成体用法都是在结果体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除了发展出完成体之外，兼有从结果体到进行体的演变路径虽然在世界各大洲有零星分布，但主要集中在亚洲的东北部和印度、尼泊尔等地，可视为北亚语言区域的特征之一。

The notion of continuous aspect (Comrie 1976) has traditionally been a highly controversial one. Bybee et al. (1994) suggest that there is not a specific gram type for the continuous aspect, while Chappell (1992) and (Hintz) respectively propose that the Mandarin “着” and the South Conchucos Quechua -yka are indeed examples of continuous aspect markers. The present study makes the case that these two continuous markers distinctively express resultative, progressive and imperfective functions, while stative non-habitual meaning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subcategory of the imperfective aspect. The imperfective meaning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lexical strategies expressing habitual, resultative (in its broad sense) and present-state usages. At early stages of change, the English progressive construction comprised a variety of functions. Original stative meanings of the construction can be analysed as ‘broad’ resultatives and can be seen as the source of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progressive, imperfective and anterior usages. Resultatives are well attested sources of anteriors and progressives. The latter is a typologically widespread phenomenon, yet it is indeed mostly concentrated across North East Asia, India, Nepal and neighbouring regions, and can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distinctive typ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languages of North Asia in general.

关键词 持续体；结果体；未完整体；语法化；类型学

一 引言

持续体 (continuous) 在普通语言学 and 语言类型学研究中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它和未完整体 (imperfective) 的关系存在多方面的纠葛。本文从类型学的角度探讨两者在个别语言描述和跨语言比较、共时分析和历时演变中的关系。Comrie (1976: 137) 将未完整体首先区分为惯常体和持续体 (continuous)，然后将持续体分为进行体和非进行体。但在 Bybee et al. (1994: 139) 跨语言研究的数据中“没有出现一致的持续体语法语素类型”，从而动摇了 Comrie 构建的体系统。根据 Bybee 等的

系统，未完整体包括进行、惯常、状态、格言这四类意义，它们在具体语言中会形成不同的组合子集；但是四类意义的界定和区分还不够清晰。在类型学视野的个别语言的描述性研究中，仅在汉语和南美的盖丘亚语（特指 South Conchucos Quechua, SCQ）中声称具有较为明确的持续体的案例，即汉语的词尾“着”（Chappell 1992）¹和盖丘亚语的派生词缀-yka:（Hintz, 2011: 51），两者成为 Bybee 等提出的重要论断的反例。比如，例（1）（2）的“着”，按照传统的说法分别表示持续用法和进行体用法，并统称为持续体，貌似构成反例；例（1）的“着”在类型学的经典研究中则归为结果体（resultative, Jaxontov 1988，参见第二节的界定）。对于体貌理论体系的这些明显冲突，学界基本上采取搁置的态度，未见全面深入的讨论。

（1）墙上挂着一幅画。

（2）台上正在唱着戏。

根据 Haspelmath (2010)，在特定语言的研究中对于某个形式与意义的结合所采用的术语可称为描述范畴（descriptive categories），类型学研究中比较不同语言的相关现象时往往采用以概念为基础的比较概念（comparative concepts）。描述范畴与比较概念本质上是相互独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往往是相互促进的。本文第二节将在该理论视角下分析上述两种语言的案例，分析跨语言比较中持续体与未完整体及相关概念使用的得失，并从学术史的角度对结果体和未完整进行明确的界性。

语法分析有共时和历时两个视角。以往的结构主义的共时研究致力于对某个语法语素的所有用例提出一种抽象的概括。功能—类型视角的研究为了跨语言比较的需要，倾向于细致地区分不同的功能，甚至将同一种功能继续分化为不同的用法，进而研究其多功能性的共时分布、区域分布、历时演变。以英语的进行体构式 BE + V-ende/V-ing 为例，Killie (2014) 基于赫尔辛基语料库（Helsinki Corpus of English Texts: Diachronic Part, HC）将该构式在古英语至早期现代英语的用例概括为持续性进行体、聚焦性进行体、状态性用法、完整性用法及其他等五种用法（详见第三节的解释和例证），并将该构式在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的用法无奈地概括为强调标记（emphatic marker）。从英语史的现有研究来看，进行体兼有状态性与完整性用法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难题。从汉语史和类型学的角度看，英语的进行体构式与近代汉语的“着”类似，很可能兼有持续与完成用法（陈前瑞 2009）。例（3）即 Killie (2014: 369) 引用的早期现代英语中该构式的状态性用法，接近于例（1）的“着”，Some of it is yet remaining in my hands 类似于“钱还在我的手上留着”。

（3）... money I brought along with me: and I will gladly satisfy you in any thing. Some of it **is yet remaining** in my hands, for uses: and I question not but you are well contented I should have something laying by mee against necessity. (Diaries and letters of Philip Henry, HCE3)

本文第三部分首先对英语进行体构式的用例进行重新解读，尝试用结果体语法化的思路分析英语进行体构式的多种功能。然后，从学术史的角度利用已有文献的材料分析世界语言中结果体兼表进行体的现象，试图分析结果体语法化路径的区域性。最后是总结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 持续体两个案例的分析以及未完整体的界定

2.1 汉语持续体“着”的进一步分析

Chappell (1992) 指出：持续体是北方官话、粤语和闽语的共同特征。该标记将动作动词状态化，表示正在持续的情状，经常在小句的结合中构成背景部分。持续体标记与动词的共现大于进行体，不仅与动态动词共现，还可以与静态动词共现。该文举出的普通话例证是例（4），其中的“V 着”在表示“坐”持续状态的同时表示“听”的行为方式。在本文看来，“着”的这种用法类似于阿尔泰语言中副动词或非限定形式的用法，与例（1）的“着”用于独立小句略有不同，但体意义基本一致。

¹ Bybee et al. (1994) 的手稿在正式出版之前已经在学界得到广泛流传和引用。

(4) 孩子们坐着听音乐。

Chappell 明确指出, Comrie (1976)、Bybee et al. (1994) 以及 Dahl (1985) 均未举出持续体的例证, 详细地描述汉语的持续体可以为认识其他语言的持续体提供重要的标准。

在汉语语法研究传统中, “持续” 一词包含多种不同的内涵。第一, 表示状态的持续, 简称持续 A, 如例 (1) (4), 这种状态典型地表示存在状态, 为区别起见可称为具体状态。但不包括例 (2) 的进行体用法。第二, 涵盖进行体和状态持续的用法, 通称持续体, 简称持续 B。Chappell 虽然没有列举“着”的进行体用法, 但所指显然包含“着”的进行体用法。第三, 用于更为抽象的性质或状态简称持续 C 或抽象性质, 如例 (5) (6), 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词典 (汉英双语)》版中对应于英语的一般现在时。第四, 指动词的语义特征, 简称持续 D。比如“劳动”一词具有动态性、持续性、非终结的语义特征。汉语“持续”术语的使用实际和汉语以及类型学的研究实践促使我们应对上述四种持续用法进行分化。

(5) 真理包含着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 即包含着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的成分。

(《当代大众哲学》)

(6) 这条生产线的建成投产, 标志着工厂生产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现代汉语词典 (第 7 版)》)

表示状态持续的持续 A 在类型学的研究历史中被称为结果体, 见于 Nedjalkov (1988), 属彼得堡类型学小组的第三项标志性集体成果 (Nedjalkov & Litvinov 1995)。在该成果中, 汉语的“着”居于非常重要的核心地位。著名汉学家谢·叶·雅洪托夫 (S. J. Jaxontov, 1926—2018) 不仅与主编联合编写调查问卷, 还单独撰写关于汉语的结果体一章 (1988), 将汉语“着”定性结果体或更为准确的状态体, 成为该成果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撑。遗憾的是, 结果体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的汉语研究学界反响不明显。²陈前瑞 (2008、2009) 在汉语学界引入该概念, 带来了一些新的认识。

根据 Jaxontov (1988: 132), 持续 A 属于状态体 (stative), 即表示状态的语法形式; 因为“V 着”不必隐含带来状态的动作; 例 (1) “挂着”虽然可以隐含“挂”的动作, 但“树上挂着柿子”“门口蹲着石狮子”也可以说。据 Nedjalkov & Jaxontov (1988: 6、7), 狭义结果体在表达状态的持续同时隐含 (imply) 带来状态的动作或事件, 如英语的 He is gone, 表示他不在这儿的的状态, 但该状态是“去”的动作带来的; 状态体也可以归为包括狭义结果体在内的广义结果体。由于状态体和狭义的结果体在性质上有类似之处, 且不易区分; 一般情况下, 如果不特别说明, 结果体均指广义的结果体。据此, Chappell 所谓的持续 B 实际上包含两个具有类型学意义的体范畴, 即结果体和进行体, 而且这两种体意义在汉语史中具有明确的先后关系: 一般认为持续义形成于隋唐, 彭睿 (2019) 认为, 如果不受特定句法结构的限制, 甚至可以将其产生的时间前移至南北朝时期。而进行体的明确例证则在唐代。因此用持续 B 涵盖汉语史上具有明显演变关系的两种体意义, 从共时的角度并无不妥, 但从历时的角度看还显得不够细致。

实际上抽象性质的持续 C 更接近于 Comrie (1976) 的持续体, 因为它是在现代时期才产生, 并在当代汉语中被逐步接受, 体现了“着”进行体用法向静态谓词的进一步扩展。陈前瑞 (2008: 236) 基于 Bybee et al. (1994) 的体系, 将这种用法概括为未完整体用法。现在看来, 分化功能没有问题, 但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用法。对照 Comrie 的理论体系, 未完整体包括惯常体和持续体。从这个意义上讲, 现代汉语的“着”离典型的未完整体还差一步, 在进行体加持续 C 的意义上称之为持续体也未尝不可, 这种持续可简称为持续 E, 但已经不是 Chappell 所理解的持续 A 加进行体的持续体。即便这样, 持续 E 意义上的持续体仍然只能是汉语研究的一种描述范畴, 应当归入未完整体的一种用法, 后文还有进一步的讨论。因此, 普通话“着”的演化路径可以简要概括为:

(7) 结果体 (状态持续) ——进行体——未完整体

² Smith (1997: 76) 把“着”视为结果性的未完整体 (resultative imperfective), 朴正九等 (2019) 依据 Smith (1997) 的框架, 但直接把“着”看作一种表示结果状态的视点, 径直称为结果体, 并讨论汉语方言结果体与进行体在表达上的异同。这与 Nedjalkov (1988) 的类型学研究有接近之处。

Comrie (1976) 的理论体系中, 持续体包括非进行体和进行体。Bybee et al. (1994: 139) 同样指出 Comrie “也没有提及非进行体的标记”。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非进行体既有可能相当于持续 A 的结果体, 也可能相当于抽象性质的持续 C。非进行体所指不明, 也可能是造成“没有出现一致的持续体语法语素类型”的原因。由于结果体的语法程度低于进行体, 使用以进行体概念为坐标的非进行体命名结果体, 意义不够显豁。因此, 非进行体最好用于在进行体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抽象性质, 以便于精细地分析动词的语义类型与体貌意义之间的互动关系。

更具有类型学价值的是, “着”在近代汉语中还兼有类似于完成体的用法。虽然在汉语学界这一点早已成为共识, 但其理论意义并未充分发掘。例(8)“浸著床头湿著书”还有类似于“到”的用法, 陈前瑞(2009)归之为结果体的一种用法, 即动作有了结果, 区别与表示状态持续的持续 A。例(9)“饮著声闻酒”接近于完成体, 与例(8)一起成为从结果体演化为完成体的典型例证, 即(10)。(7)和(10)即陈前瑞(2008、2009)提出的结果体语法化的双路径。

(8) 雨中溪破无干地, 浸著床头湿著书。(唐王建《雨中寄东溪韦处士》)

(9) 何年饮著声闻酒, 直到如今醉未醒。(唐白居易《戏礼经老僧》)

(10) 结果体(动作有了结果)——完成体——完整体

单纯从理论上说, 持续 A、持续 B、持续 C 也可以组成一个超级宽泛的持续体, 可简称为持续 F。我们宁愿相信 Comrie 的持续体没有持续 F 那么宽泛。因为近代汉语的“着”还存在与持续 A 同期的动作有了结果的用法, 两者存在一定的意义对立并在后续发展中分道扬镳。不仅持续 F 这个大杂烩没有理论意义, 而且更有必要把持续 A 明确地从 Comrie (1976) 的持续体中分化出来。因为持续 A 的意义过于实在, 一些研究甚至不把它视为视点体或语法体的一部分。

在以往的结果体研究中, 重视界定具体语言的标记在范畴上属于狭义的结果体还是属于广义的结果体或状态体。具体研究中重视结果体分布的结构类型, 但对于结果体自身的用法区分不够细致。陈前瑞(2009)根据动词的语义类型和句子的实际语义区分结果体的两种用法: 状态持续和动作有了结果, 这两种用法在具体语言中可以只出现一种, 也可以都用同一个标记来表示。这一思路有助于后文分析盖丘亚和英语的相关现象。

2.2 盖丘亚语持续体-yka:及相关形式的分析

根据本文对 Hintz (2011: 51-53) 所举用例的重新解读, 盖丘亚语所谓的持续体-yka:也可以分化出三种用法: 结果体、进行体、未完整体。结果体的用例见例(11)(12), 例中-yka:均附加在系动词上, 形式上更为实在。例(11)不涉及动作, 仅指存在状态, 可归入状态持续用法。例(12)中惊吓义动词为被动形式的过去分词, 所表示的状态并非内在的状态, 可归为动作有了结果的用法。总体来看, -yka:应属于广义的结果体。³

(11) tronku hana-n-chu:-na sa:pu-kuna llapa-n ka-yka:-ya-n
log top-3-LOC-NOW frog-PL.N all-3 be-CONT-PL.V-3
'All the frogs are on top of the log now.'

(12) wamra mantsa-ka-sha ka-yka-n
child fear-PASS-PTCP be-CONT-3
'The child is frightened.'

例(13)是典型的进行体用法。例(14)为-yka:与悲伤义静态谓词 llaki 'be.sad' 共现的用例。跟例(13)一样, -yka:直接加在谓词上, 形式更为虚化。例(14)说明-yka:可以表示抽象性质, 具备未完整体的地位, 但还不能表示惯常, 还不是一个宽泛的未完整体标记。上节讨论中对最为实在

³ 本文引用的语法标注包括: LOC, 处所; NOW, 到目前为止, 已经; PL.N, 非动词的复数; CONT, 持续体; FAR, 远处; PL.V, 动词的复数; PASS, 被动; PTCP, 分词; 1、2、3, 人称; DIR, 直接示证; CNJ, 推断示证; DUR, 持续体; MID, 中动; OBJ, 宾格; NMLZ.R, 现实性名词化; MUT, 相互示证; TOP, 话题; EVEN, 甚至, 也; PST.N, 叙述过去时; RPT, 报道示证; DEF, 定指。

的持续 A 的分化以及对超级宽泛的持续 F 的否定不支持 Hintz (2011) 把 -yka: 等同于为 Comrie (1976) 意义上的持续体, 同样也不支持作者对 Bybee et al. (1994) 未见持续体这一论断的否定。

- (13) kapas Chi:nu ima-m qati-yka:-mu-n
 maybe Chino what-DIR follow-CONT-FAR-3
 ‘Maybe Chino or someone else **is guiding** her back.’
- (14) kanan o:ra llaki-yka-n papa:-nin ima-na-chi
 now hour be.sad-CONT-3 father-3 what-NOW-CNJ
 ‘Perhaps at this time his father is missing him.’

盖丘亚语另有一个称为 Durative 的派生词缀 -ra:, 作者明确指出, 该形式跟终结动词共现时表示动作带来的状态, 但不与静态谓词共现, 且该形式同时表示被动。因此, 该形式是一个典型的狭义结果体, 属于类型学中结果体与被动式兼用同一形式的类型, 与“着”不同, “着”不表被动。如例 (15) 表示“一根黄瓜吊在其中的一棵树上” (Hintz 2011: 50。), 该例的含义与汉语“树上挂着柿子”大不相同。该形式没有进行体的用法。汉语难以区分 Durative 和 continuous, 如果也翻译为持续体的话, 只能增加一个对应于狭义结果体的持续 G, 进一步凸显了“持续体”命名的局限性。

- (15) huk planta-chu warku-ra-n pepinillu
 one tree-LOC hang.up-DUR-3 cucumber
 ‘A cucumber **hangs** on one of those trees.’

-ra: 与 -yka 的组合形式 -rayka 除了各自单用的功能之外, 还可以表示惯常 (Hintz 2011: 54)。比较上述三种标记, 可以看出结果体在盖丘亚语中是一个相对显著的范畴, -ra: 仅表示结果体; -yka 在结果体的基础上发展出进行体和未完整体的抽象性质用法, -rayka 则进一步拓展至惯常用法, 成为意义最为宽泛的派生未完整体。

结果体的分化同时有助于解决该语言分析的一个难题。盖丘亚语有一个词缀被称为所谓的叙述过去时标记 -na:, Hintz (2011: 84) 发现该屈折词缀的这种功能仅限于叙述语篇和传奇故事, 相当于完整体的功能; 在日常口语中则只表示过去时未完整体功能。可见, 完整体功能的发展更早, 仅存在于特定语体, 而未完整体功能发展较晚, 还活跃在日常口语中。从结果体语法化的双路径来看, 如果某个形式只有未完整体与完整体的功能, 那么它们在语法化路径上没有直接关联。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多功能性。好在 Hintz (2011: 143、145) 指出, 在传奇故事中, -na: 还用来标记一些解释性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并不属于事件的主线; 且兼有示证的功能, 表示事件在言谈参与者或故事人物的经验之外, 类似于惊异功能 (mirative), 如例 (16) 的 -na: 与甚至义的 -pis 共现。简而言之, -na: 兼有完成体与示证的功能。

- (16) “noqa-qa a: awilu rupa~simita qara-ka-ma-nqa-n-ta-cha:
 I-top yes grandfather toasted~wheat give-MID-1OBJ-NMLZ.R-3-OBJ-MUT
 miku-ku-:” ni-n. [unay-qa ukush-pis parla-na:-shi.]
 eat-MID-1 say-3 long.ago-TOP mouse-EVEN speak-PST.N-RPT
 ‘(The mouse) says, “I like to eat the toasted wheat that grandfather gives me.” [Long ago even mice **could speak**, they say.]’

根据 Bybee et al. (1994: 97), 完成体所具有的示证用法的普遍来源似乎是结果体意义, 该意义源自静态动词并进而发展为完成体。因此, 最有可能的是, -na: 的完整体意义来源于完成体, 完成体意义又来自于结果体, 结果体还沿另一条路径发展出进行体、未完整体的用法。这一假设得到作者所描述的材料的支持。Hintz (2011: 83) 指出, 该形式与状态动词共现的频率不同寻常地高, 也与系动词 -ka 高频共现, 如例 (17) 有三个 -na:, 第一个表示存在状态, 第二个表示变化后的状态, 第三是形容词表示的绝对状态。三种状态应该属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表示结果体意义, 是相对具体的存在意义。第二个介于结果体和完成体之间, 第三个严格意义上的过去时未完整体用法。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 这三种用法应当处于演变的不同阶段, 正好构成了结果体语法化双路径上的不同

用法, 进而把典型的叙述过去时用法串联起来, 构成完整的语法化链条。

- (17) unay-shi ka-ya:-na: ishke: wawqi-kuna.
long.ago-RPT be-PL.V-PST.N two brother-PL.N
hukaq-kaq-qa ri:ku yarqu-na:. hukaq-kaq-qa pobri ka-na:.
other-DEF-TOP rich leave-PST.N other-DEF-TOP poor be-PST.N

‘Long ago they say there were two brothers. One of them turned out rich.

The other one was poor.’

总之, 已有研究发现的持续体案例均可以分化为较为实在的结果体、进行体, 它们更为抽象的功能均属于作为比较概念的未完整体范畴。盖丘亚语属于黏着语, 词缀的槽位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从派生到屈折的语法化水平。-ra:居于派生词缀的第一槽位, 而-yka 与-rayka 同属于派生词缀的第四槽位。⁴比较而言, -ra:所代表的结果体处于语法化水平的最低位置, 通常在意义上具有最低的概括性且与动词的语义具有最为密切的相关性 (Bybee 1985:19), 应该跟相对抽象的持续体或未完整体意义区别开来。

2.3 未完整体功能的进一步界定

Bybee et al. (1994: 141)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 “现在时”表达现在未完整体的意义这一说法更为准确。因为我们所定义的未完整体既包括正在进行的动作, 又包括惯常发生的情状 (在一定的参照时间内), 可能还可以用于状态以及格言的情状, 限于现在时态的未完整体与现在时是难以区分的。”“我们想要找到表达以上四种意义的各种子集的语法语素也是可能的。”但是, 在 Bybee 等的系统中, 未完整体的四种意义并没有得到准确的界定, 甚至还存在一些容易混淆的地方。

首先, 应该区分两类不同的惯常意义。比如英语的 used to, 古汉语的“常”, 这类较为用专门的词语形式表达的惯常, 意义很实在, 可以发展出完成体的经历性用法 (参见陈前瑞、杨育欣 2018), 应该排除在未完整体的意义范围之外, 可以单独命名为惯常体, 其意义抽象水平与反复体相当。未完整体的惯常用法应该是在进行体的基础上发展出的惯常意义, 形式与意义都更为虚化, 可径直称为惯常用法, 如汉语西北关中方言的“呢”, 即例 (18) (柯理思 2009)。

- (18) ——老李吃烟呢不?——吃呢。

其次, 存在状态不应该是未完整体的意义内容, Bybee et al. (1994)有时会把存在状态等同于一般的状态, 从而引起混淆。状态存在或存在状态如“树上挂着柿子、墙上挂着画”。这应该属于广义的结果体。但是, Bybee et al. (1994)只认狭义的结果体, 即终结动词带来的状态, 未涉及广义结果体。广义结果体所涉及的状态存在处于演变的早期, 比进行体都早, 所以不宜归为未完整体。《诗经》《左传》中“矣”有广义结果体的用法, 如例 (19) 的“在”为静态存在动词, 例 (20) 的“生矣”相当于“长着”, 仍然是存在状态; 进行体仅有个别用例, 如例 (20) 的“鸣矣”, “雍雍喑喑”进一步突出了它的动态性 (参看陈前瑞、王继红 2018; 肖冬灵, 2020)。现有研究均未见其未完整体用例。

- (19) 甲在门矣。(《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 (20) 凤凰鸣矣, 于彼高冈。梧桐生矣, 于彼朝阳。莘莘萋萋, 雍雍喑喑。(《诗经·大雅·卷阿》)

第三, 现在状态也不宜归为未完整体, 如古今汉语“矣”和“了”的用例, 即例 (21) (22) (参看陈前瑞、王继红, 2018)。这些都是从完成体发展而来, 有加强断言的意味。从一些完成体标记的多种用法中区分出现在状态用法是 Bybee et al. (1994)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这一点上比 Nedjalkov & Jaxontov (1988)更加清晰, 让我们明确意识到语气词中还存在着潜在的时体限制。

- (21) 太好了! / 厉害了, 我的国!

- (22) 乐忧甚矣, 且非礼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⁴ -yka 与-rayka 居派生词缀第四槽位但仍保留较为实在的结果体用法, 说明位置与意义并非一一对应。

但是, Bybee et al. (1994: 152) 也用“现在状态”作为一般现在时的一种用法, 如: My dog pants to cool off, 进而讨论它与一般现在时的惯常用法的区别。实际上有必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状态: 一是有加强断言意味的现在状态, 可区别性地称为强调现在状态; 一种是一般现在时多具有的纯粹状态或抽象性质, 该状态不含强调意味; 如果主语是类指的, 则属于格言的用法。

第四, 与形容词共现的状态意义一般归为未完整体。就“着”而言, 有条件地与形容词自由共现, 如例(23)甚至可以兼容惯常意义。盖丘亚语例(17)第三个-na: 与助动词和形容词共现表示过去时未完整体意义——那时很穷。

(23) 他整天黑着脸, 见谁都不高兴。

未完整体的状态应该是相对纯粹的状态, 比如前文例(5)(6)的“包含着、标志着”的用法, 几乎不会增强意义的表达, 删除也不影响意义, 体现为一种使用惯性。“有着、意味着”甚至收入《现代汉语词典》, 说明“着”与部分动词的共现具有高度的强制性, 可以分析为词内成分。⁵但“着”的共现范围和使用频率毕竟有限, 如例(24), 故其未完整体功能还只具有初步的表现。

(24) *他姓着张。

未完整体也可以分为两类: 1) 不含惯常用法的未完整体; 2) 含有惯常用法的未完整体, 后者往往涵盖前者, 可称为宽泛的未完整体。这两类用法在有的语言中具有形式上的区分, 如盖丘亚语的-yka 和汉语的“着”都不表惯常用法, 很可能惯常用法的发展也要略晚一些。含有惯常用法的未完整体在有的语言中可能仅有惯常用法, 并有可能形成时态的对立, 如盖丘亚语的曲折词缀: -q 仅表过去惯常, 具有强制性的零形式-Ø 仅表现在惯常 (Hintz 2011: 77-78)。

在对未完整体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之后, 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 imperfective 的中文翻译——未完整体。以往的研究多翻译为非完整体, 与完整体对立 (如戴耀晶 1997), 一些前辈学者也建议笔者采用该名称。这种是非对立的翻译源自 Comrie (1976: 24-40) 对体系统的分类, 由此也形成了进行体与非进行体的对立。Bybee et al. (1994: 138) 指出, “虽然采用缺失属性的定义可能会使语法语素的描述更为精简, 但我们认为这并不合适, 因为语法语素的历时发展已经显示语法语素具有真正的语义内容。”尤其是在 Bybee 等的概念体系中, imperfective 不再是一个封闭体系中的类的概念, 更像是具有更高语法化程度、意义更加抽象的体意义。比较而言, 非完整体字面上引导人认为, 它从完整体获得意义空间, 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完整体的对立面都是未完整体。未完整体的字面含义可以引导读者从事件时间进程的角度理解其含义, 诸如某个特定的事件已经开始, 但还没有达到其终点。进而言之, 未完整体可以从其他意义类型抽象出更加概括的意义, 形成诸如从结果体、进行体到未完整体的语法化路径, 该路径整体上体现从内部视点观察事件时间结构的特点, 并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与之平行的外部视点的语法化路径, 即从完结体、完成体到完整体。把不含惯常用法的未完整体不称为持续体, 也不设为单独的一个体貌层级, 一定程度可以维护内部视点体与外部视点体在共时层级和历时演化路径上的平行性 (参见陈前瑞 2008: 271)。

三 英语进行体构式的演变路径以及该路径的区域性

3.1 英语进行体构式 BE + V-ende/V-ing 的进一步分析 (重新分析的数据有待补充)

英语的进行体构式 BE + V-ende/V-ing 的演变虽然已经有很多的研究, 但是在其语义演变规律的概括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本文的概念系统出发, 可以得到更加清晰并更具有普遍性的分析。根据 Killie (2014), 英语进行体的构式在中古英语时期发生了分词后缀-ing 对-ende 的替换, 所以该

⁵ 刘贤俊 (个人交流) 指出“有着”已经成词; 朴正九 (个人交流) 认为“有着”不同于“有”, 意义更为抽象。朱冠明 (个人交流) 认为“意味着”源于与日语的接触。杨永龙 (个人交流) 认为, “意味着”即使借入的时候是词, 但在共时的语感中也可能重新分析为“意味”加体标记“着”。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想法。

文在分析英语的进行体构式时对这两种形式不加区分，本文对英语进行体的分析主要依据该文。Killie 认为英语的进行体构式在古英语时期是一个强调标记，直到早期现代英语时期才语法化为进行体标记。虽然作者认为强调标记存在无法证伪的问题，但是这种解释可以兼容该构式在古英语时期包括完整体在内的多种用法。本文认为强调用法可以兼容包括完整体在内的多种用法的想法，仍然是结构主义概括法的思路，即用一种空灵的术语来涵盖语法语素的多种用法，从跨语言比较的角度来看并不可取。本文依据前文的概念系统，重新分析 Killie 提出的英语进行体构式多种用法之间的体貌性质及其演变关系。

根据 Killie (2014: 361-363)，英语进行体构式自古英语至早期现代英语至少包括四种用法。一是持续性进行体，表示动作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持续发生，如例 (25)。该用法文中简称为持续性 (durative)，如刻意仿照本文的思路也可以标注为持续 H。二是聚焦性进行体，简称聚焦性，表示动作在单个的时间点持续发生，如例 (26)。⁶三是状态性用法 (stative uses)，即非动态的情状，包含临时或永久状态，但用例中未见重复和惯常的情状。前文所引例 (3) 是早期现代英语的例证，“is yet remaining in my hands” 是临时状态。四是完整性用法，此处的完整性用法未经严格定义，宽泛地指有界的情状，与宽泛的无界的未完整用法相对 (基本参照 Binnick 1991: 154)。实际用例中，往往与表示序列的时间状语共现 (如 subsequently, afterwards 等)，在现代英语中往往用简单过去时来表达，如古英语的例 (27)。

(25) [Yesterday, during my sleep], Ann **was playing** for two hours all by herself.

(26) When John came, Ann **was still working**.

(27) sona **wæs** se Godes wer **acsiende** þa broðra
 Soon was the God's man asking the brothers
 & thus cwæð: hwær æton ge?
 and thus spoke where ate you

‘Immediately God’s man **asked** the brothers, saying: ‘Where did you eat?’ (Gregory the Great, Dialogues, MS C, HCO4) (原文例 13)

Killie (2014) 基于赫尔辛基语料库对进行体构式 BE + V-ende/V-ing 在不同时期的用法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即表 1。

表 1 赫尔辛基语料库中进行体构式的功能

	持续性	聚焦性	状态性	完整性	其他	合计
古英语	37 (15%)	71 (28%)	55 (22%)	53 (21%)	36 (14%)	252
中古英语	8 (9%)	17 (19%)	49 (56%)	3 (3%)	11 (13%)	88
早期现代英语	13 (7%)	111 (61%)	34 (19%)	4 (2%)	19 (10%)	181
合计	58	213	124	60	66	521

依据本文的概念系统，状态性用法可进一步分化为两种功能：一是结果体，如例 (3) 的谓词语义相当于“仍然存在”，并没有隐含带来状态的动作，应为广义结果体。结果体往往强调状态在说话时间仍然存在，这是它不同于一般现在时的地方。例 (28) 是本文检索的早期现代英语的例证，the Lords are sitting still 的 still 正是 Nedjalkov & Jaxontov (1988: 15) 所说的“仍然”义时间副词，表示状态的持续，并用作区分结果体与其他状态意义以及完成体的鉴定标准；这进一步印证本文把状态性用法界定为结果体的认识。Still 同时分布在结果体以及例 (26) 的进行体中，说明两者的使用环境有接近之处，从而可能形成演变关系。其中的“坐”义姿势动词在很多语言里兼有动态和静态两种用法，且以静态为主。这两例结果体用例都是明显的存在状态。

(28) At noon dined at home; and then by coach to my Lord Bellasses, but not at home; so to Westminster hall, where the Lords **are sitting still**. I to see Mrs. Martin, who is very well, and intends to go abroad tomorrow after her childbed. (Pepys, Samuel: Diary of Samuel Pepys, HCE3)

⁶ 这两种进行体的区分以及例证均源自 Bertinetto (2000: 564、571)。

(原文的例 10)

二是未完整体,更为突出的是表示抽象性质用法的持续 C。Killie 所举例(29)的 *incline* 以及本文检索的例(30)的 *concern* 更是明显的状态谓词。其他典型的表示抽象性质的谓词有 *owe*、*want* 在早期近代英语中都可以出现在进行体构式中,但在现代英语词典中明确标注通常不能用于进行体,成为现代英语进行体限于进行体功能的重要证据。Mossé (1938: II, 181-187)已经指出在古英语和中古英语中进行体构式就已经用于惯常、永久状态和个人特定,这些都是未完整体的意义空间(转引自 Kranich 2010: 86)。Smith (2007: 220)认为,如果说现代英语的进行体是源自古英语未完整体用法,那么不符合语法化和类型学研究中普遍认可的从进行体到未完整体的演变规律。我们的看法是,在古英语中就存在从结果体经进行体到未完整体的演变事实。至于现在英语中进行体限于跟动态动词共现,则是由于本文讨论的进行体构式与其他相关构式合并的结果,这一点学界也大致认同,只是细节还不甚清晰(参见 Smith 2007: 225)。

(29) There is not any of the batcholders in this country **are inclineing** to marry this yeare that I heare of. (Diaries and letters of Philip Henry, HCE3)

(30) That part which **was concerning** the Lords of the Council was rent out. (出处待查)

完整性用法相当于完成体与完整体,由于古英语的例(27)相当于叙述事件时间进程的完整体,属于语法化的高级阶段。因此,不排除在古英语时期进行体构式还具有完成体的用法。Hübler (1998: 77)认为例(31)为进行体构式在状语从句中的扩展用法。从本文的体貌概念来看,该例为典型的时间参照用法,省略助动词的进行体构式相当于过去分词,即“结婚以来”,分句表示时间持续,即“已经十二年了”,与后续句之间构成一种对比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具有现时相关性的完成体用法,该形式在现代英语中相应地对译为过去分词。

(31) *peas gemanan myd þy heo waes twelf winter brucende, hwæðdre heo mid ecre onwalhnesse maegðhades wuldorlice áwunade.* (316, 15)

‘And when she had been twelve years **married** to him, she still gloriously retained her virginity unimpaired.’

表 1 的数据显示,在早期现代英语阶段,聚焦性用法的发展在比持续性用法更加成熟(61%比 7%)。因此, Killie (2014)认为数据不支持 Bertinetto (2000)提出的从持续性进行体向聚焦性进行体演变的路径,也不支持从宽泛的未完整体向进行体演变的路径。作者对自己提出的从强调标记到进行体演变也心存疑虑,所以标题带有问号。从本文的概念系统来看,真正的演变路径应该是从广义结果体发展出进行体。表 1 的数据也进一步支持这一点,因为在中古时期,状态性用法的比例远远高于两类进行体用法之和(56%比 28%)。比较具有挑战性的是完整性用法的急剧衰落。状态性用法和完整性用法在古英语时期比较相当(22%比 21%),但完整性用法在中古时期急剧下降(21%比 3%),而结果性用法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显著上升(22%比 56%)。根据 Nedjalkov & Jaxontov (1988)和 Bybee et al. (1994),从结果体经完成体到完整体的演变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也是欧洲语言完成体最主要的演变路径。

综合而言,古英语的进行体构式首先产生的体貌用法最有可能的就是广义结果体,然后循着结果体语法化的双路径,一面发展出进行体、未完整体功能,另一面发展出完成体、完整体功能。比较而言,完成体、完整体用例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发展成熟,并进而迅速衰落,以至于在中古英语和早期现代英语中失去范畴地位。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结果体的类型学研究源于彼得堡类型学小组,其成果在西方受到重视的程度不够。Bybee et al. (1994)仅吸收了狭义结果体的概念,Chappell (1992)、Hintz (2011)和 Killie (2014)以及近期研究英语进行体历史演变的 Petré (2015),均未引用 Nedjalkov (1988),没有体现该项研究的英文版应有的学术影响力。除了文献的原因之外,更基础的问题是英语史研究者对古英语至早期现代英语中进行体构式中复杂的多功能性难以认同,更习惯现在英语中每一个语法形式都具有一个相对核心的意义,普遍认为古英语的进行体构式还没有语法化为进行体,并为此进行复杂的论证(如 Smith 2007; Petré 2015)。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一个

形式具有纷繁多样的用法更像是一种常态。从汉语史看英语史会有一些新的看法，但同样存现有认知框架和研究范式带来的认识局限。

把古英语进行体构式的演变与近代汉语的“着”、盖丘亚语的-na:对比，可以看到演变路径极为相似，都是完成体、完整体的演变发展早、衰落早，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和现代英语中仅剩下一条路径上的用法，在盖丘亚语口语中仅用于未完整体功能。不同的是英语的进行体构式仍停留于进行体用法，还没有发展出跟静态谓词共现的未完整体用法；现代汉语的“着”则具有初步的未完整体用法，在体貌意义语法化的阶段上超出当代英语的进行体。

3.2 结果体语法化双路径的区域性

在结果体语法化的双路径中，从结果体到完成体的路径是常见的演变路径，而从结果体到进行体的演变路径则分布在相对有限的区域。需要说明的是，一些语言中存在某个语法形式兼表完成体与进行体，这一点比较显著，但其来源的结果体意义有的比较明显，有的依赖于重构（详见 Ebert 1995 的早期论证和陈前瑞 2009 的补充论证）。仅从目前掌握的 22 种语言的材料来看，除完成体用法之外，历时或共时上兼有从结果体到未完整体演化路径的语言分布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结果体语法化的双路径集中分布于亚洲，有 17 种；在世界其他大洲仅有零星的 5 种语言分布。其中北美 1 种，为易洛魁语（Iroquoian, Chafe 1980: 43-49）。南美 1 种，即盖丘亚语（Hintz 2011: 52）。非洲 2 种，为埃维语（Ewe, Litvinov & Agbodjo 1988: 234）和开罗阿拉伯语（Ebert 1995: 194）。欧洲 1 种，即本文据 Killie（2014）对英语史所作的重新分析。

第二，该路径在亚洲的分布中，尤其集中于亚洲的北部和印度北部以及尼泊尔这两个区域。其中亚洲北部的语言 7 种，有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Dugarova & Jaxontova 1988: 217）、满语（金方焘，1988: 49）⁷，属于孤立语言的日语和韩语（Kiryu 1999: 47、52）、尼夫赫语（Nivkh, Nedjalkov & Otaina 1988: 138），还有近代和现代汉语（陈前瑞 2009: 1）以及以书面形式流传的古代汉语（陈前瑞、王继红 2018: 558）。属于印度和尼泊尔地区的语言有 7 种。印度的语言有达罗毗荼语系的泰米尔语（Tamil, Ebert 1995: 186）和帕尔吉语（Parji, Ebert 1995: 187）。尼泊尔的语言有 5 种：印欧语系的印度语支语言 2 种，分别是尼泊尔语和阿萨姆语（Assamese）（Ebert 1995: 191、197）；汉藏语系的藏缅语 3 种，分别是尼瓦尔语（Newari, Kiryu 1999: 55），林布语（Limbu）和坎令语（Camling, Ebert 1995: 190、197）。

第三，在上述两个地区之外的亚洲地区也有 3 种。其中，属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语言两种，分别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乌兹别克语（Nasilov 1988: 230）和巴尔卡尔语（Balkar, Kozinsky 1988: 518）。属于闪-含语系的阿拉伯书面语主要分布在西亚以及北非地区（Ebert 1995: 194、188）。

上述地区中，以亚洲北部和印度、尼泊尔地区的分布较为集中⁸，尤其是亚洲北部最为集中，并呈连续分布的态势，且阿尔泰语系的三大语族均有分布。在区域语言学和区域类型学研究中，北亚地区是一个研究的热点。就完成体而言，以往研究都是把北亚语言从结果体到完成体的演变与大陆东南亚语言从完结体到完成体的演变作为观察的重点。现在看来，从结果体到进行体的演变也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维度。北亚的语言如果进一步研究的话，还会发现更多的类似演变，而大陆东南亚语言还未见相关的报道。就汉语而言，普通话是这一演变的显著体现，但是该路径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发展并不充分。吴福祥（2001、2002）概括汉语南方方言状态补语标记时，也涉及到从动相补语到持续体的演变路径。除了“着”发展出进行体功能之外，其他的语义来源，如起、获得、取得、携带、至等，都停留在持续体阶段，说明在从结果体经进行体到未完整体的演化路径上，南方方言整

⁷ 该文在中国民族语言学界首先提出“存续”的体意义，与英文版的 Nedjalkov & Jaxontov（1988）同时。在国内汉语学界中，刘丹青（1995）基于吴方言的材料提出一种与“着”的持续所不同的“成续体”，指明是“动作产生的结局”。

⁸ 对于南亚语言的区域语言研究目前了解不多，文献涉及到的语言区域包括斯里兰卡和印度南部区域、印度中东部和尼泊尔地区、印度东北部地区，与本文直接相关的研究较少，无法展开讨论。

体上不及北方方言。这再次证明汉语普通话及方言的南北分布体现了大陆东南亚语言区域到北亚语言区域的诸多过渡特征 (De Sousa 2015)。

从结果体到进行体演变的区域性一定程度上也能解释英语进行体演变史的不足之处：该路径的分布区域不在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范围之内，因而也不容觉察到英语历史上自身存在的这些特点。除 Ebert (1995) 之外，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由俄罗斯学者和中日韩学者完成，但只有日韩学者的部分研究发表在主流的类型学杂志上 (如 Shirai 1998; Kim 2009)。

四 结论

本文从描述范畴和比较概念的角度梳理了持续体与未完整体领域诸多疑难问题，区分了中外体貌研究中八种不同含义的“持续”，分析了汉语、盖丘亚语和英语的材料，在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上更加清晰：

第一，结果体的类型学研究在国内外均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现有的两个所谓的持续体的案例，从结果体的角度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分化。首先把意义最为实在的状态持续归为结果体，部分更为抽象的状态意义即抽象性质可视为未完整体意义的一部分。如果要在具体语言的描述中坚持使用持续体概念，应该把结果体意义分化出来，使之仅包括动作进行和抽象性质，成为未完整体的下位范畴。这样可以避免不同含义的持续概念被过度使用。

第二，以往非常宽泛的未完整体意义中也有一些用法需要厘清。用词汇手段表达的惯常义应另立为相对具体的惯常体。存在状态一般应归为结果体。从完成体发展而来的现在状态有明显的强调意义不宜归为未完整体。体标记与形容词共现所表示的状态意义可视为未完整体意义的一部分。

第三，英语的进行体构式早期具有多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用法，从结果体语法化双路径的角度可以得到相对较好的解释。即从状态性的结果体分别发展出进行体或完成体，这与近代汉语的“着”、盖丘亚语的 *-na* 的多功能性及其演变一起，可以获得一致性的解释。从结果体发展出完成体的路径较为常见，兼有从结果体发展出进行体的路径则较为少见。虽然在各大洲都有零星分布，但在亚洲北部的分布最为集中，可视为北亚语言区域特征的一种体现。

除了对所谓的一致性解释保持必要的警醒之外，通过本文三个个案的分析也能发现结果体的类型学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自 Nedjalkov (1988) 之后未见有重大影响力的后续成果，尤其是历时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未完整体的跨语言比较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对未完整体多种用法的描述还比较简单。从结果体到进行体的演化路径的分布研究还严重缺乏，从而制约了对其区域性的深度研究。这些不足之处同时也是未来富有前景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 Bertinetto, P. M. 2000. The progressive in Romance, as compared with English. In Ö. Dahl (ed.), *Tense and Aspect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559-604.
- Binnick, R. I. 1991. *Time and the Verb: A Guide to Tense and Aspe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ybee, J. L. 1985. *Morph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Bybee, J., R. Perkins & W.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fe, W. 1980. Consequential verbs in the Northern Iroquoian languages and elsewhere. In K. Klar et al. (eds.), *American Ind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The Hague: Mouton. 43-49.
- Chappell, H. 1992. Towards a typology of aspect in Sinitic languages. *Zhongguo Jingnei Yuyan ji Yuyanxue Di Yi Ji: Hanyu Fangya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 Chinese dialect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67-106.
- Comrie, B. 1976.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hl, Ö. 1985. *Tense and Aspect Systems*. Oxford: Blackwell.
- De Sousa, H. 2015. The Far Southern Sinitic languages as part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N. J. Enfield and B. Comrie (eds.) *Language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The State of the Art*.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392-476.
- Dugarova, G. S. & N. S. Jaxontova. 1988. Resultative and Perfect in Mongolian. In V. P. Nedjalkov (ed.), *Typology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Translated from original Russian, 1983,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Bernard Comrie. 208-230.
- Ebert, K. 1995. Ambiguous perfect-progressive forms across languages. In P. M. Bertinetto, V. Bianchi, Ö. Dahl, & M. Squartini (eds.), *Temporal Reference, Aspect, and Actionality*. 2 volumes. Vol. 2. Torino: Rosenberg & Sellier. 185-204.
- Jaxontov, S. J. 1988. Resultative in Chinese. In V. P. Nedjalkov (ed.), *Typology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Translated from original Russian, 1983,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Bernard Comrie. 113-134.
- Haspelmath, M. 2010. Comparative concepts and descriptive categories in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Language* 86. 663-687.
- Hintz, D. J. 2011. *Crossing Aspectual Frontiers: Emergence, Evolution, and Interwoven Semantic Domains in South Conchucos Quechua Discour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übler, A. 1998. *The Expressivity of Grammar: Grammatical Devices Expressing Emotion across Time*.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Killie, K. 2014.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BE + V-ende/V-ing periphrasis: From emphatic to progressive marker?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8.3: 361-386.
- Kim, M. 2009.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perfective and imperfective domains A corpus-based study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Korean aspectual markers. *Studies in Language* 33: 175-214.
- Kiryu, K. 1999. Conceptualization and aspect in some Asian language. In W. Abraham & L. Kulikov (eds.), *Tense-Aspect, Transitivity and Causativ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44-62
- Kozinsky, I. Š. 1988. Resultative: Results and Discussion. In V. P. Nedjalkov (ed.), *Typology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Translated from original Russian, 1983,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Bernard Comrie. 497-525.
- Kranich, Svenja. 2010. *The Progressive in Modern English: A Corpus-Based Study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Related Changes*. Amsterdam: Rodopi B. V.
- Litvinov, V. P. & K. H. Agbodjo. 1988. Resultative in Ewe. In V. P. Nedjalkov (ed.), *Typology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Translated from original Russian, 1983,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Bernard Comrie. 231-237.
- Mossé, F. 1938. *Histoire de la forme périphrastique être + participe présent en germanique*. Paris: C. Klincksieck.
- Nasilov, D. M. 1988. Stative, Resultative and Perfect Passive in Uzbek. In V. P. Nedjalkov (ed.), *Typology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Translated from original Russian, 1983,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Bernard Comrie. 221-230.
- Nedjalkov, V. P. (ed.). 1988. *Typology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Translated from original Russian, 1983,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Bernard Comrie.
- Nedjalkov, V. P. and S. J. Jaxontov. 1988. The typology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In V. P. Nedjalkov (ed.), *Typology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Translated from original Russian, 1983,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Bernard Comrie. 3-62.
- Nedjalkov, V. P. & V. P. Litvinov. 1995. The St Petersburg/Leningrad typology group. In M. Shibatani & T. Bynon (eds.), *Approaches to Language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15-272.
- Nedjalkov, V. P. & G. A. Otaina. 1988. Resultative and Continuative in Nivkh. In V. P. Nedjalkov (ed.), *Typology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Translated from original Russian, 1983,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Bernard Comrie. 135-152.

- Petré, P. 2015. Grammaticalization by changing co-text frequencies, or why [BE Ving] became the ‘progressive’.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 31–54.
- Shirai, Y. 1998. Where the progressive and the resultative meet: Imperfective aspect in Japanese, Korean, Chinese and English. *Studies in Language* 22: 661-692.
- Smith, C. S. 1997.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Second edition.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Smith, K. A. 200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progressive. *Journal of Germanic Linguistics* 19: 205-241.
- 陈前瑞, 2008, 《汉语体貌研究的类型学视野》,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陈前瑞, 2009, 《“着”兼表持续与完成用法的发展》, 吴福祥、崔希亮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四),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陈前瑞、王继红, 2018, 《左传》中“矣”的多功能性的量化分析, 《中国语文》第5期。
- 陈前瑞、杨育欣, 2018, 惯常义演变为经历义的多样性——以英语、马来语和古汉语为例,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
- 戴耀晶, 1997,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 金焘方, 1988, 满语动词的时体范畴, 《满语研究》第2期。
- 刘丹青, 1995, 无锡方言的体助词“则”(仔)和“着”——兼评吴语“仔”源于“着”的观点, 《中国语言学报》第六期, 223—233页, 商务印书馆。
- 柯思思, 2009, 西北方言的惯常性行为标记“呢”,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
- 彭睿, 2019, 体标记“着”语法化的重新审视, 《当代语言学》第3期。
- 朴正九、姜柄圭、柳秀京, 2019, 语言类型论의 观点에서 본 中国语 方言의 结果相/进行相 标志의 变异 类型과 发展 机制 - 动词에 后行하는 ‘着’类와 ‘在’类 形式을 中心으로, 中语中文学 第75辑, (2019.3) Park, Jung-ku (朴正九), Kang Byeong-kwu (姜柄圭) & Ryu Su-kyong (柳秀京) 2019. A Study on Variations of Resultative/Progressive Aspect Markers in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Mechanism from Linguistic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Koera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75:87-114 (《中语中文学》第75集), South Korea(韩国) .
- 吴福祥, 2001, 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一), 《方言》第4期。
- 吴福祥, 2002, 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二), 《方言》第1期。
- 肖冬灵, 2020, 上古汉语“矣”的多功能性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题注

本文初稿为第一作者在第四届语言类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年7月5日—7日, 中国人民大学)上的主旨报告, 得到与会者的诸多指教。第一作者2016年发表《完成体与经历体的类型学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 本文是该文的姊妹篇, 是第一作者在体貌研究领域一系列宏观与微观研究的总结。英语的历时分析由第二作者负责。本研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5XNL028)的支持。谨此致谢!

英文摘要(略)

作者信息

陈前瑞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qianruic@163.com

Vittorio Tantucci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English Language, Lancaster University v.tantucci@lancaster.ac.uk